

・不可思議的發現

東方的飛氈

盧勝彥著



盧勝彥著

東方的飛氈

——不可思議的發現

本書作者法律顧問 黃清華大律師

盧勝彥文集第三十一冊

東方的飛氈

著作人：盧勝彥

發行人：張碧珠

發行所：新企業世界出版社

地址：台中市 40423 三民路二段 247 號

電話：(04) 二三四四一四八—九號

登記：局版台業字第 0481 號

印刷：哲興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中市福陽街五〇號

特價 二〇〇元（全省各大書局經銷）

郵撥：〇〇二六二〇一—八新企業世界出版社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再版

目錄・目次

一	不可思議的開場白
五	拖死屍者誰
一〇	榕樹下的寶藏
一六	蓮花王國的夢遊
二〇	人與豬之間
二五	小鎮印象
三一	從地獄來的訊息
三七	怪毛
四二	水影碗的世界
四七	偉大的沉寂
五三	出神記
五八	帽子的啓示

六四	鮮紅的血影
六八	死亡道路上
七三	外祖母的一包藥
七五	心靈的陰影
八〇	如是眼見
八四	金蛇的舞蹈
九〇	我犯「傻」戒
九四	自動流淚的人
九九	女紅鞋
一〇六	靈眼下的真相
一一一	死亡境界的探討
一二四	一枚戒指的印證
一二七	水晶球的作用

一二〇	奇異的見聞
一二三	丁中江談丁石僧先生
一二五	精神的偵測
一二七	「四」字的巧合
一二九	解釋三種精神狀態
一三二	我的小悟境
一三五	天國的語言
一三八	談靜坐
一四一	心靈的語言
一四四	過水橋的冤魂
一四六	一個奇怪的小孩
一四八	偶然傳來的訊息
一五一	學習靈覺的規約

一五四	揭開千年謎底
一五六	想念的奇蹟
一五九	三個時期的出現
一六二	奇妙的生命
一六五	關於「敲通」
一六八	看「極樂世界」
一七一	第十交響曲
一七四	速延醫・勿自誤
一七七	博士界的論辯
一八〇	灌頂的訣竅
一八三	淺談自我暗示
一八六	靈氣的觀察
一八九	一堵黑暗的牆

一九二	無窮生命的活動
一九五	借用形象的顯現
一九七	一次小小的驚奇
一九九	我所唸的大悲咒水
二〇一	遲鈍的靈魂
二〇三	念力實驗例證
二〇五	焚燒的烈火
二〇七	絕對宇宙的真理
二〇九	我所欠下的信債
二一二	敬告讀者

不可思議的開場白

· 盧勝彥 ·

這本書的書名擬好之後，我找了一個寧靜的晚上，開了桌燈，準備開始動筆，但，突然之間，桌燈却熄了。這是停電，整棟小平房籠罩在一個迷離的黑暗氣氛之中，我摸索的走出房門，的確是停電，因為左鄰右舍全是黑烏烏的一片，我問了問鄰居，他們同樣不瞭解為什麼停電，其中一位鄰居告訴我，在這一大大住宅中，唯有我們這一排房子停電，大概變壓器燒壞了，電力公司的員工，正在搶修呢。回到迷離的幽暗屋中，我想，沒有雷雨，變壓器無緣無故為什麼會壞？

藉着自己的眼力，東摸西摸的找到一盒火柴，搖了一搖，裏面響出尚有火柴棒的聲音，我摸索在廚房裏又找到一根蠟燭，我想仗着燭光，把自己腦海的構思文章，趕快的寫了出來，我寫作

的習慣就是如此，若不馬上寫下，說不定隔一會兒就全忘了個精光，尤其「東方的飛氈」這本書，這是一本令人不可思議的前所未有的書呢。

我將蠟燭擺正，開始擦第一根火柴，一點星火，隨即熄滅，再擦第二次，也許用力過猛吧！火柴棒竟斷了，那黑黑的頭竟斷了。隨即我再擦第三根火柴，說也奇怪，第三根火柴棒的生命，竟然同第二根火柴棒一模一樣，當我再度伸手拿火柴棒時，我才發覺原來火柴盒內才只有五根火柴，現在用了三根，就剩下二根了。我謹慎的使用第四根火柴，當然是小心翼翼的，然而第四根火柴最脆弱，輕輕一擦，便斷頭死翹翹。

現在最後的希望全在第五根火柴，我深深的做了一個深呼吸，謹慎的擦，「喳」的一聲，豆點的火花極其漂亮的燃了起來，嘿！我就不相信，點不着。正當我用火柴移向蠟燭的時候，蠟燭却無緣無故的倒了，這真是巧合，我迅速的將蠟燭扶正，但，蠟燭一扶正，火柴的火不堪久待，竟又熄了。熄了怎麼辦？祇有等電來了再說，本來我有一只手電筒，但給小女兒佛青當玩具，不知玩到那裡去了，要找起來，恐又要頗費周章，尤其黑沉沉的屋子，我也無從找起。

正在此時，門外有人拍門，拍門的聲音非常清晰，我又跌跌撞撞的走出來開門，門一開，門外那裡有人，雖然這一排房子全停電，但，屋外尚有微弱的星光，然而事實上屋外確實無人。回到屋中，我閉目靜坐，以靜坐來打發這無聊的時光，此時，突然從內心裏浮起一個意念，彷彿四

周圍的黑暗整個的散了開去，這個意念化爲聲音，聲音告訴我說：「東方的飛氈，是不可思議的發現，唯大智者能認識解釋，莫完全洩露天機，謹慎，謹慎，告誡再三，告誡再三。」

當我的耳朵清晰的聽到這句話時，我怔煞住了。難道「無形的精神界」知道我將寫出什麼書嗎？否則祂們何以要在我靜坐的時候，借用一絲禪定的交通來向我告誡，難道祂們明白我將在這本書中，透露真理的奧秘，透露「精神界」的面目，透露宇宙數目字的神奇及宗教的源頭。我本來想把這些赤裸裸不保留的全寫了出來，如今，我祇得用另一層臉巾包住了頭，祇能露出了兩個眼睛，不能夠赤裸裸的暴露了。

我認爲，人活在世界上，本來就是一件奇妙的事，在這世界上，包括宇宙天體、自然界變幻、輻射能量、原子核子、靈感來源、心的世界、腦海奧秘、輪迴現象、覺悟境界等等。都是不可思議的現象，從天體到一粒沙，都有真理，而凡是超出邏輯之外的，被認爲不可思議的，也有其超然的道理。不是神話，而是科學的旅程，總有一天，人類的智慧將會得到一種覺悟，這一切切莫名的，也將有祂們的名稱，彼此之間互相溝通。

「熄電。

蠟燭無法點着。

拍門聲。」

四

告誡再三，告誡再三，而我的寫作，將是一件沉重的負荷。謹以本書敬獻給所有有志研究超科學的人們，願他們的手，拿下真理的臉巾。

（註）：本書人物，皆用化名。信與不信，任隨君便。

——六六年九月于禪天廬

拖死屍者誰

——誰是我，我是誰，拖死屍者誰。

夢中夢，幻中幻，誰又認得真——

霏霏的雨下得又淒涼又迷離，彷彿整個世界全籠罩在一個網中似的，深夜二時，看不見天際有多厚的烏雲，當然更看不見滿天的星子。臺北車站前，我孤單的站着，二點了，那些大廈在雨中如龐然巨獸，計程車的水花舞出天女散花，是較寂靜了，但，車站裏仍有稀稀疏疏的不少旅客。

海線的觀光號車子早開了，而山線的莒光號車子時間未到。一部計程車開到我的跟前。「臺中，臺中，馬上就走。」車子裏祇有一個司機，「喂，臺中車，一個人包車，算便宜點。」

「多少？」

「九百。」

「太貴。」

「已經少一百元啦，添個油錢就好。」

「七百如何？」

「上車吧！回程找個人做伴也好。」

一上車，我就有點後悔，因為司機開車的速度實在太快，在市區裏，雖然是深夜，但他開了七十碼，將近八十碼，雨仍然下着，柏油路和車輪磨擦吱吱的叫着，視線並不十分清晰，我叫司機開慢些，下雨天路滑，危險喔。車子上了高速公路，開得更快了，當然那是一百以上，我索性閉上了眼睛，車內暖和，我沉沉的入夢鄉，頓時忘了我身在何處。

車子一個搖幌，醒來時已在楊梅。

「先生住臺中那裡？」司機問，他抓了一只檳榔丟入口中。

「我住臺中縣某某社區。」

「哦！有一位盧勝彥先生你認識不認識，他就住某某社區，寫了幾本有關靈魂的書，很轟動，很多人跑去找他，但據說他現在不會客。我載過一次客人，到他那兒，他的門口貼着已經搬家。」

「你相信不相信有靈魂？」

「我不相信這些，吃飯賺錢要緊。要我相信嘛，就得讓我看見。」

我笑了笑不說什麼。

「先生貴姓？」他遞了根香煙給我。

「姓盧。謝謝！我一向不會抽煙。」我把他遞煙的手推了回去。

「你不是盧勝彥吧。」

「我若說是你大概也不會相信。」

司機笑了。我也笑了。

「司機貴姓。」換我問他。

「姓古，名飄萍。」

「你的姓名適合做司機的生涯，如風飄飄處處，如浮萍到處流浪，這是很瀟灑的姓名，很有詩意。」

說也奇怪，正當我念着古飄萍的姓名時，我的全身突然產生一種不可抗拒的寒意，從腳底向上蔓延，下意識告訴我，離開這個人，離開這個人，速速離開這個人。於是我閉目靜坐了起來，將精神與意識完全集中，這是佛家的禪定，由禪定中往往可以獲得出奇的靈感。我的這次精神集

中，來得很匆促，但我的所見令我驚異，我看到一個老婦人在我的面前拖着死屍，而那死屍的臉朝下，看不清是誰，那老婦人邊拖邊哭，我聽見她喊「飄萍」二字。

「司機先生，很冒昧的問一句話，你的母親是否死了？」

「是的。盧先生你怎麼知道？」

「我是隨便猜的。」我對司機先生說：「對不起，我突然想在苗栗下車，我苗栗有一些事必須辦理，車錢我照付。不過我想對你說，你開車最好開慢些，回程上注意開車，精神集中，若太愛睏，乾脆找個地方過夜，不要開了。」

「不行，明天中午還得載一名常客到臺北，這條路我跑慣了。」

四時左右，苗栗的街上冷冷清清的，車子滑行到德勳醫院的門口停住，我下了車，付了錢，再叮嚀他幾句。事實上，我苗栗沒有什麼事好辦，我在苗栗的街上走到天亮，四周都是冷寂的，祇有一間酒家，猶傳來男女的喧鬧聲。

三天後，我在報紙的地方新聞上，看到小得不能再小的報導，標題是「司機貪睏，墜崖斷魂」。
【本報訊】：縱貫公路又傳車禍，七月四日晚間四時許，有××計程車，由司機古飄萍駕駛，由臺北空車駛回臺中，途經火炎山，由於天雨路滑，司機深夜駕車，一時不慎，墜入懸崖中，車毀人亡，本案正由有關單位處理，屍體已交家屬掩埋。

古飄萍，真的是古飄萍，我心中狂喊着。我當時何不叫他車子不要開了，就在苗栗過夜，不要開了。但我僅僅是一名乘客，我有什麼權利叫他不開回臺中呢。同時我早勸告他車子不要開得太快，太快則易出車禍，尤其天雨路滑，方向盤一不穩，煞車亦來不及。

在我的腦海中浮出一幅圖案：當古飄萍將車駛離苗栗，經銅鑼到三義，從三義到火炎山，突然古飄萍在一個轉彎處，看見了一幅奇景，他的母親，身穿得好華麗，站在一座橋的另一端，她向古飄萍招手，那情景似夢非夢，似幻非幻，母親衣裳飄飄，橋像浮在雲霧之間，和藹的笑容，慈祥的聲音，叫着「飄萍跟我來，飄萍跟我來。」而古飄萍就在這一怔之間，魂歸離恨天，車毀人亡，一切的幻景全部不見。雨仍淅瀝淅瀝落着，一聲轟然之後，又歸於沉寂。

靈魂歸向何處？

拖死屍者是誰？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拖死屍？